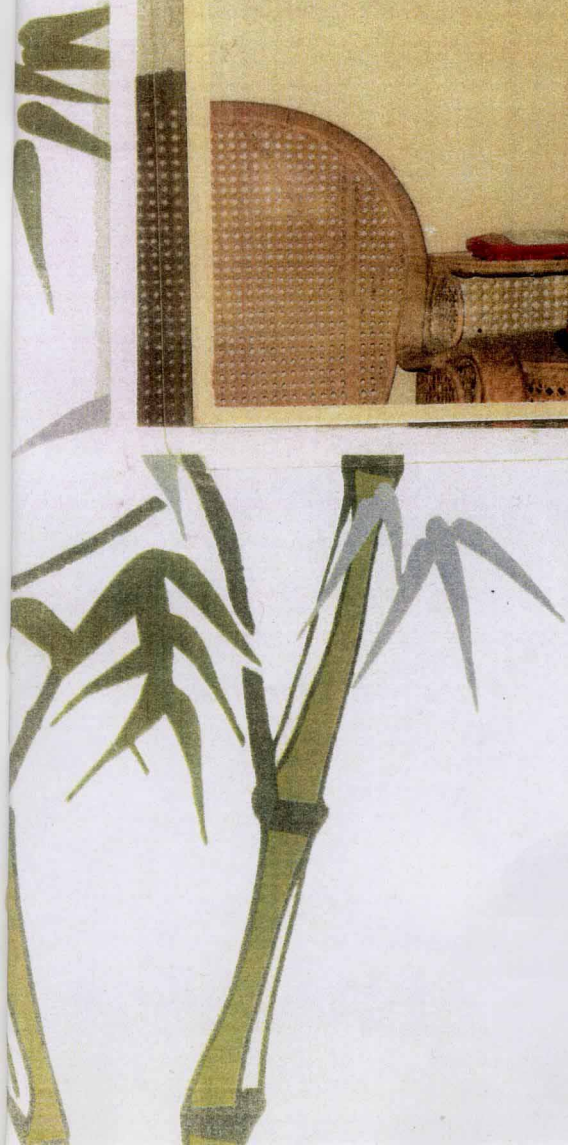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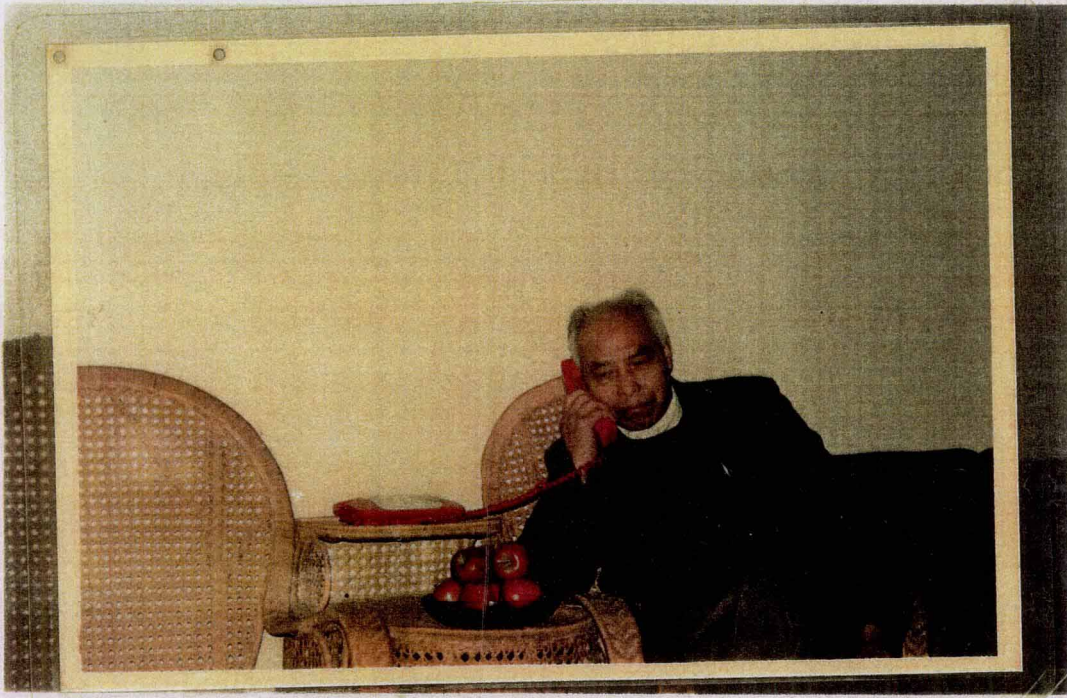


我的一生

杜顺德 著





春心依旧 夕阳更红







* I251/256

前 言

人的一生，可分为三个阶段：青少年阶段（小学到大学生 20 年左右）；中青年阶段（工作 40 年左右）老年阶段（60 岁退休）。健康的老人可活动 80 岁至 100 岁，也就是说退休后的这段时间是人生的三分之一。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医疗保险到位，六十岁的老人大部分身心健康，才智过人，经验丰富，遇事沉着，处事果断，有知识库之称。古人云：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这是古人描述一个人成长过程。六十岁是人生成熟佳期，中华民族历来就有宝刀不老，老当益壮，姜是老的辣等一大串赞美。余太君百岁挂帅八面威风，姜子牙八十岁当宰相治国安邦，黄忠七十岁过关斩将屡建奇功。古代人都知道活到老，学习到老，工作到老，把晚年生活过得丰富多彩。

退休的老人要调正自己的心态，尤其是过去当过领导的人，更要有拿得起放得下的革命胸怀，重新写老年历史。有的老人被过去的功名利禄等身外之物脑子里装得满满的，动不动就想当年过五关斩六将的旧事，挤不进新鲜事物，吸不进新鲜空气，背上荣誉包袱。有的老人忙碌一生，财不满斗，官不显赫，怨天地不助我，祖宗不显灵，怨天怨地怨祖宗，背上悲观包袱。有的老人在年轻工作时有失误，走过弯路，犯过错误，无脸见江东父老，背上了内疚的包袱。不为一言一行耿耿于怀，不为一丝一毫暴跳如雷，要心怀大度，才能身无病，心无忧，言无愧，行无失的百年之乐。得意淡然、失意泰然、做官一时、为人一生、官职如云、人品至高。笔者也是古稀老人提倡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往事忘得越多越好。甜酸苦辣，祸福喜忧，伴随人的一生，金无亦金、人无完人。坑儒焚书统一中国，是非功过由历史证明、留给后人去评说。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我和老伴都是一个健康爱动的老人，退休了不甘“休闲寂寞”，

除了上老年大学“深造”外，还做好一个行动计划。没有见马克思之前要做到三件事：

①、出国旅游，考查各国民族风情，探索民族习俗，饱览大自然风光，纵观崇山峻岭，放眼浩瀚大海，深山听鸟语，大海观鱼跃，领略风土人情，聆听南腔北调的语言，眼观五花八门的服饰，直视皮肤五色，高矮肥瘦的异国民族。在异国他乡留一点自己的足迹。

②、我要写一本（一册）30 万字的回忆录，把经历过的人和事记下来，留一点人生轨迹，给后人一点启示。

③、写一点文章，作一些社会宣传，发挥自己一点余热。写文章动手动脑、手脑齐用，磨练意志，对老年人健康有好处，看书报开眼界，读书明理，陶冶情操，焕发精神，净化灵魂，对保持革命晚节有好处。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健在老战友，和他们打打电话，上上网，说当年，忆往昔，吐吐怨气，发发牢骚，畅谈坎坎坷坷，风风雨雨，甜酸苦辣的多味人生。

退休 17 年，计划的三件事基本实现了，写二百四十八篇文章，三十八万多字回忆录，在报刊上和各类杂志上发表八十多篇文章，写了五百多首通俗易懂的白话文诗词和七万多字的旅游漫记。和老伴出游东南亚四国两地，（四国：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两地：香港、澳门）。遍游祖国大江南北壮丽河山，饱览人间春色。

回首查生平，为党为国为人民虽然没有做出大贡献，但尽心尽力地圆满完成党交给我的各项工作任务。我一生中，行为自律，洁身自好，两手袖风，问心无愧，心中无憾事，清白留人间。

2009 年 4 月 5 日

我的童年

一九三五年，我降生在一个田无一亩，地无一分，贫穷如洗的家庭。兄妹五人，我排行第二。在我七岁，哥哥十一岁的时候，父亲积劳成疾，卧床不起。原租的五亩田、四亩地就由小脚母亲、我和十一岁的哥哥耕作。田地租价很不合理，是四六分成，地主六成，我们四成，而且地主的六成是旱涝保收，我家的四成就靠老天保佑。丰收年，一年打下的粮食交了地租外，剩下的粮食可供全家七口人吃上五个月。欠收年，交了地租就剩下无几。更悲惨的是第二年地主把田地全部收回去，理由是我家没有大人耕作，会把他的田地搞瘦。没有了田地断绝了生路，全家七口，全靠母亲给人家洗衣服、做布鞋，我和哥哥挖塘藕、野菜、拾田螺、摘山果、抓鱼虾等度日。父母亲看这样下去，会把孩子累死饿死，就把我和哥哥叫到床前，用发抖的手摸着我们头说：“父亲无能让你兄弟吃苦，我已经托人到外面去给你们找东家（有钱人）出去打长工，能赚到几斗谷就算几斗谷，就是东家不给你们，自己吃饱了也行，总比在家饿死强，我活不到几天，你们要照顾好母亲和三个弟妹，我死也就瞑目了。”

哥哥在一个姓熊小地主家打长工，每年给四百斤谷做工钱，他不打骂长工，哥哥很受感动，就起早摸黑的给干活，他很满意。在他家干了三年，每年都会加一百斤谷，母亲感到遇上贵人，给他家做布鞋不收钱。

一九四五年三月份，父亲托人给我找了一个东家，东家用牛仔的（放牛娃）条件是：1、要离家五十里以上（怕牛仔吃不了苦跑回家）；2、不干满四年不能回家；3、一年一百斤谷工钱，要到第四年期满才能领起。母亲说：“我们是临川县，他们是进贤县，少说也有百多里，合符他的条件”，并自言自语的说：“这样也好，孩子挨打挨骂听不见，看不见，眼不见心不痛。”

我的东家姓祝，叫祝西仁，是一个恶霸地主，他家有水田二百七十多亩，旱地一百二十多亩，自己留了六十多亩核心田（良田）请了8个长工耕种，其余租给佃户。榨油房，米、面粉作房四间，雇十二个长工。三栋三进连套砖瓦房，占地面积三千多平方米，外有围墙是一座阴森可怕的地主庄园。他家的田地家产占了祝家村六百多户村民的一大半，村民们给起了一个外号，叫“祝半天”。他连坐（连任）九年保长，

养有四个家丁，个个都像阎王一样凶杀，他有四支汉阳造步枪，一支左轮手枪，称霸一方，罪恶累累。我到他家第五天正好赶上一年一度给长工训话，所有的长工、牛仔、女佣叫到院子草地上站一排，中间捆着一只大活猪，他拿着一根镶有金边的文明棍，向站在旁边一个家丁作了一个手势，家丁接过文明棍，手一抖咔咔二声露出一把锋利^刷钢箭，向大活猪连刺三下，活猪挣扎几下就断了气。“祝半天”接着说“谁要在我家不守规矩，干活偷懒，就会像这个猪一样的下场。”过去听人说杀鸡给猴看，今天他杀猪给人看，用心之毒。

他家有四头黄牛，两头水牛，初接触时，牛也欺生不听我指挥，有的公牛见到母牛，就争风吃醋斗得你死我活，我人小体轻牵不住它们，发起性来就把我拖一百多米远，拖得我皮破血流吓得我直哭，收工回家“祝半天”看到牛身上有伤，他会打得我身上的伤比牛身上的伤还多。六头牛一天要吃一百多斤草料，铲牛粪、垫牛栏、梳牛毛起早摸黑一天要干十多个小时，累得我直不起腰，还要挨打挨骂饿饭。有一次他请的家庭教师，给他五个孩子上课，用八股腔调朗读人知初性本善时，我觉得像唱歌一样好听，就站在窗前听了一下，被“祝半天”看见了，上来就是三文明棍，并骂道：“穷鬼还想读书”，打得我眼冒火花晕倒在地。性本善，他善在哪里？文明棍上沾满了长工的鲜血，文明在哪里？他嘴里常说一句话：“三天不挨打、穷鬼会上瓦，三天不挨饿、穷鬼不推磨，”黑暗的社会，丑恶的灵魂。

四八年二月份，“祝半天”的大管家，叫徐岳槐，村民们都叫他是“徐恶鬼”是一个狗仗人势的大坏蛋。一日他叫我“土仔子”，“老爷叫你明天挑五十斤谷去许家（祝半天的老丈人，也是一个大地主）换五十斤优良禾种，当天赶回来。”祝家到许家往返六十多里畸形山路，而且常有饿狼出现，我一个十四岁的孩子体重都没有六十斤，要负重六十多斤（包括箩筐多斤），还要走六十多里山路，这不是要我的命吗？端人碗，服人管，谁叫自己命苦。当晚叶姆姆（祝半天的佣人）偷了一瓶煤油，一盒火柴，一根扎满旧棉花木棒递给我说：“孩子，路上遇着饿狼，就把煤油泼在棉花棒上点着，饿狼怕火，你记着了吗？我感动的扑到姆姆怀里，直流泪不敢哭出声来，接着她又往我衣袋里放了两个苞米说：“吃饱了有劲快去快回。”

第二天还没有天亮，我就起床，吃了一大碗冷饭就上路了。去时还不觉得很累，就是肩有点疼，上午十一点钟时赶到许家，估计有六个多小时。许家管家不让我进正

要负重六十多斤（包括箩筐多斤），还要走六十多里山路，这不是要我的命吗？端人碗，服人管，谁叫自己命苦。当晚叶姆姆（祝半天的佣人）偷了一瓶煤油，一盒火柴，一根扎满旧棉花木棒递给我说：“孩子，路上遇着饿狼，就把煤油泼在棉花棒上点着，饿狼怕火，你记着了吗？我感动的扑到姆姆怀里，直流泪不敢哭出声来，接着她又往我衣袋里放了两个苞米说：“吃饱了有劲快去快回。”

第二天还没有天亮，我就起床，吃了一大碗冷饭就上路了。去时还不觉得很累，就是肩有点疼，上午十一点钟时赶到许家，估计有六个多小时。许家管家不让我进正屋，在长工屋吃了一碗麦米饭（没有脱皮的小麦）挑回他们早准备好的五十斤谷种就往回赶。在回来的路上，先是一里路（500米）歇一肩（休息一次）后来四百里、三百米、二百米、一百米、五十米就要休息一次。二月的天黑得早，六点钟就很黑了，我估计还有八里九里路程，这时我两肩磨肿、脚也打起水泡实在是挑不起了，坐在草地想哭，心想哭有何用父母兄妹听不见，帮不上，还是忍着全身伤疼挑起往前走吧。大概又挑了三四里路，双腿一软坐在地上就再起不来了，如果狼来了没有一点自卫力气只好等死。就在我闭目待死时一只大野猪向我走来可能是嗅到我口袋里的两个没有舍得吃苞米，还是嗅到稻香，我立即醒过来，迅速把煤油泼到棉花棒上点着在身周围摆动，野猪不敢过来但又不走开，坐在离我三十多米的地方看着我。我想一瓶煤油烧不多久，烧完了煤油怎么办？正在我绝望的时候，一位老伯向我走来，他肩上放一根挑柴的扁担，我就大声喊救命，老伯跑步过来问我：“你是谁家的小孩？半夜还不回家。”我把事情告诉他，他听了大骂了一句，“该死的祝半天不把穷人的孩子当人看”。大伯又问我：“你点着火把干什么？”我说有野猪，“在哪里；”他顺着我的手一看哎呀一声说：“两个绿眼珠那么大，这只野猪不小，你赶快把衣袋里两个苞米丢在地上，我们赶快离开这个危险地区。”他给我挑着谷种，我在后面拿着火把快步向祝村走去。离祝家村还有一百米的地方，老伯放下担子说：“快到了这一段路你自己挑吧。”我向老伯双腿一跪哭着问他的姓名，他说：“算了算了，我小时候比你还苦，今天我上街卖柴，在女儿家多喝了两杯睡着才走夜路，要不还救不了你。”不留姓名的老伯，你救命之恩我会永远记在心间。剩下一百多米路程，我咬紧牙关休息五次才到祝家时间已经是鸡叫了（十二点多钟）。我进屋就倒在地上，发起高烧来，叶姆姆忙把我抱到床上又跑到厨房烧了一碗姜汤给我喝，又把我肩上血泡和脚上的水泡挤掉，我说了

阵子糊话就睡着了。第二天早上五点多钟，徐恶鬼来找我，叫我把谷种挑过去秤，他怕我在路上偷了谷种，站在房门前叫了三句“土仔子”我睡着了没有答应，他就发起火来，叶姆姆忙给我求情的说：“小鬼昨天半夜才回来，现在还在发高烧说糊话，我帮他挑去行吗？”“臭老婆子你别多管闲事，你是当事吗？”两个大长工实在看不过，就说“我们两个人挑去总行吧”过了秤后没有少一两，我才过了这一关。

这一关刚过，更大的灾难又降到我头上，祝半天在南昌游玩（现在叫旅游）买了四双橡胶鞋底，有黄、红、白三种颜色，带有很浓的橡胶味，放在客厅茶几上，晚上被他家两只花狗刁到狗舍咬烂了。

祝半天第三个老婆叫许海秀，娘家也是一个有钱有势的大地主，她长得肥头大脑，满脸雀斑，身高1米8，体重200多斤，村民们给她起一个外号叫“母夜叉”，祝半天身高不过1米6，体重不过110斤，长得尖嘴猴腮，活像一只大公猴，大腿都没有老婆胳膊粗，村民们嘲笑他们是猴子配大象，肚皮做温床。听人们这样传说，她和祝半天吵架时，威胁祝半天：“你要是在外面寻花问柳我总有一天翻过身把你压扁。”吓得祝半天老实多了，祝半天第一个老婆得了不育症，被他活活打死了，第二个老婆嫌他丑陋跟姓苏的管家带着钱财私奔了。第二天母夜叉找橡胶鞋底没有找着，就大发脾气，她先是怀疑叶姆姆偷了，叫徐恶鬼拷打逼问，叶姆姆申辩说：“我是小脚（只有十二公分长）又没有丈夫儿女，偷它给谁穿？”徐恶鬼又狠狠地说：“你不会拿去卖”？

“我没有离开祝家半步，到哪里去卖，祝村是你们的天下哪个又敢买。”“母夜叉看审不出结果，就把怒火烧到我身上，我正在厨房烧猪食，她跑上来就夺我手上的火钳打我，我不松手三拉两拉带热的火钳碰着她的耳朵，她更是气恨交加抬腿就向我胸前踢来，我忍无可忍就用手捞着她的脚猛力一推，把她摔一个四脚朝天。她坐在地上大喊大叫：“你反啦，敢打老娘，徐管家你快过来收拾这个穷鬼小兔子崽子。”徐恶鬼狗仗人势讨好主子上来就给我两个重耳光，打得耳鸣出血。当他再打我时，我揪出灶堂燃烧的柴火威胁说：你再上来打我，我就点着房子同归于尽。我又没有做错事，凭什么打我。“打你这个穷小鬼还要凭什么，凭我手中的鞭子，就可打死你。”强盗逻辑，野兽行为，母夜叉看着我拼命，吓得两腿打哆嗦偷偷地离厨房，徐恶鬼气得两手抓着拳头咯咯响，两眼冒火就是不敢再上来打我。时隔十多分，母夜叉叫来两个带枪的家人，把我五花大绑关在牛栏里不给吃喝。半夜叶姆姆偷偷地送来两个削了皮的红薯放

在我能用嘴啃得到的地方，轻轻地说：“孩子快把它吃掉，被狗腿子看着，你我都要罪上加罪，”又拿两把稻草挂在与我一般高的牛栏杆上说：“蚊子叮得厉害你就在稻上磨擦，既赶蚊子又止痒。”叶姆姆的关怀减轻了我的痛苦和挨饿。可能是人皮薄牛皮厚，蚊子不去叮牛而集中向我进攻，我手脚被捆，失去防卫能力，天亮一看被蚊子叮得满身血迹。心想，这牛栏就是我的葬身之地吗？想到这五脏撕裂，万分难过。在祝半天重鞭之下，我都没哭过，但想到父母养育之恩没有报，兄妹之情终断，我忍哭流泪。哎！吧吧吧，这世无能下世来！

中午时间，牛栏门打开，进来的不是徐恶鬼，而是赵大叔（赵大叔是祝半天的长工长，现在叫工头）到牛栏给我松梆。我问他祝半天不杀我？他眨眨眼睛说：“你出去我再告诉你。”原来是他想了一个好办法救了我。他有意把五条牛解开绳索，脱绳之牛在外面乱串，还把一个只小牛崽藏起来，找到徐恶鬼说：“牛没人管会祸出事来，小牛不见了，叫杜顺德出来把牛和牛崽找回来吧。”原来如此，我在祝半天家四年多，是赵大叔、叶姆姆把我当作自己的儿子一样关怀，他们不是我的亲生父母，却胜过亲生父母，解放后我多次去找他们都没有找着，还到祝村问村民们知不知道他们下落，我心疼落泪的大声喊着：亲人，你们在哪里！

我记得四八年春天，祝半天的儿女在草坪上做游戏，看到我赶着牛过来，就拦着我让我四肢着地给他们做马骑，我没有理他们，祝半天有三男二女。大儿子叫祝田保是第二个老婆生的，十七岁在离家 40 公里的桂家桥读中学，他好厌自家的现状，回家时背着祝家成员，给我讲井冈山红军故事，他说：“红军来了，你不要再做长工，可以分到田地，人人平等，不受压迫。”他的话我半信半疑，但总觉得他和祝家其他成员大不一样。二女叫祝梅，三女叫祝芳，四儿叫祝彪，五儿叫祝猛，都是第三个老婆生的。他们回到家在母亲面前告我的状，说我很神气不给他们做马骑，母夜叉一听这还得了，穷鬼还有傲气，你们去把徐管家叫来我有话说。晚上 10 点多钟我刚从牛舍回来就见徐恶鬼站在房门口，用手指着我鼻子说：“明天你去陪祝彪兄妹做游戏。”说完转身就走了。我想明天我的人格受污辱免不了，在我坐立不安时，又是赵大叔给我出一个好主意，他说：“明天你弄一身牛粪猪屎看他们敢不敢骑你。”我照赵大叔的办法做了，第二天在草坪中一站，他们看到我一身牛粪猪屎嗅烘烘的捂着鼻子就走了。晚上我把经过给赵大叔讲了一遍。他听后凝眉深思，语重深情地说：“老这样跟

祝半天的老婆、管家、狗腿子斗，祝半天还不知道（他常在温家镇保公所办公很少回家），要是他知道一个放牛娃敢反抗，他会随便找一个借口用枪打死你的，你要想办法离开这个虎狼窝。”我给祝半天干了四年多，没有拿到一斤谷一分钱，难道白干了吗？”“你这个傻孩子，你听听村民是怎样说的，说祝半天是一个吃人不吐骨头的大恶霸，有多少长工给他干了几年活，他不给人一分工钱，还把人家抓去当壮丁，现在逃命要紧，顾不得其它了。”大叔我是一个小孩，一字不识，钱无一分往哪里逃？“你不要着急，我会给你想办法，但你要绝对保密，不能给任何人走露消息，你要耐心等着。”我听赵大叔的话，与人少说话，怕说漏了嘴，露了自己的逃跑行动，就天天盼望赵大叔的消息。等呀！盼呀！心急如焚，度日如年。

1948年1份，祝半天到江苏杭州做大米生意，用50块大洋从人贩子手中买回一个15岁左右的女子，带回温家圳保公所瞒着母夜叉，在保公所装修了一间房屋金屋藏娇供自己玩乐。没有不透风的墙，两个月后母夜叉知道了，就带着娘家的两个弟弟到保公所大吵大闹，祝半天知道大事不好，这样闹下去在公众场合丢脸又丢面子。就见风使舵的说：“我是买来给你做丫环的，今天你来了就把她带回去吧。”

母夜叉把女子带回祝村，第一天就叫女子烧水给她洗操擦身，女子不干，她就拳打脚踢；自己打了不解恨就叫徐恶鬼用扫把打她的大腿，要她跪在洗衣板上，女子不跑，母夜叉挥手左右开弓打女子的脸蛋，张开五指在女子脸上狠狠撕了一把，女子脸上立刻出现四条深深血印并嚎叫。“今天不打下你的威风，明天你不会给我洗屁股，洗脚梳头。你这个女妖精缠着我的老公，我恨死你。”一个漂漂亮亮的杭州姑娘不到两个月被打得扁体鳞伤，瘦得皮包骨，有气无力。有一天，母夜叉的父亲做六十大寿，她带着儿女和两个家丁去送礼拜寿，叫徐恶鬼和一个家丁看着她。主子一走两个奴才就散慢起来，他们把女子关在靠牛舍的一个闲屋（没人住的房间）上上锁就去玩了。我在牛舍喂牛看到周围没有人就从门窗上问她：姐姐你要喝水吗？她看到我也是受苦的孩子就说：“好弟弟，我托你办一件事，你能替我办到吗？”我坚决的说能办到！她把一个用禾草捆着一块有红点的白布，好像是血迹交给我，要我把它放进村头邮箱里。不要给任何人看见，看见了我就没命了。（祝村是一个大村庄，在村头没有一个邮箱，每天早上8点钟左右邮差都会来送信拿信。）我不知道布里是什么东西，但是知道对她的性命有关，我就小心地把它藏在贴身内衣里，等到天断黑偷偷的把它丢进

邮箱。

时隔 20 多天，杭州来了六大男人到祝村向母夜叉要人，并说明原因，其中两个人说：“我是李锦秀哥哥，他们四个人是我们乡公所的公人，我妹妹是人贩子，她在放学回家的路上被抢走，卖给你老公的，现在我要把人带走，你不能阻拦，其它的事情由我乡公所的人和你老公讲。”母夜叉先不承认有此事，并蛮横的说：“你有什么证据说人在我家里？”李锦秀的哥哥拿出白布血书给在场的村民们看，血书上写了三句话，一句是求邮差叔叔想一切办法救她一命；二句是把自己父母兄妹姓名家住地址；三句是把自己现在的详细地址和绑架转卖经过。母夜叉看到血书先是一惊，是谁走露了消息，后就撒懒的说：人是我老公用 50 块大洋买来的，你们拿回我 50 块大洋我才放人。乡公所的公人指着母夜叉的鼻子说：“你们买卖人口是犯法行为，这笔账我会找你老公算的，现在马上放人，否则我就把你抓走。”母夜叉原想敲他们一笔钱，看到对方态度十分强硬就软下来了，但又耍花枪的说：“放人我没有这权力，要等我老公来放。”四个公差看到他在撒泼就拿手铐、绳索捆她，她吓得打哆嗦，就叫徐恶鬼把人放出来。李锦秀见到二位哥哥就嚎嚎大哭，在场看热闹村民无一不掉眼泪。在这时村民们才知道这个女子叫李锦秀，中学三年级学生。在临走时李锦秀控制不住自己感情含着眼泪向我点点头。她哪里知道，她这样一点头，后来给我带来多大的灾难。

第二天，祝半天就回到祝村，要母夜叉对家里所有的人进行一次审问，看看谁吃了豹子胆，敢把消息泄出去。审来审去，徐恶鬼把杀人的目光盯着我。并把放人的时候，李锦秀含着眼泪向我点头的情节告诉祝半天，祝半天当场没有什么表情，只对我皮笑肉不笑的说了一句：“你已经长大了。”就走了。他话中藏刀，我感到大灾就要临头了。时隔四天，我在红薯地里收红薯，赵大叔满头大汗跑来告诉我：“他早上听到消息说祝半天要抓你送给进贤县国民党县大队长当勤务兵，明天就来人抓你。今天晚上你不能回祝村，尽着一片高粱地做掩护你马上逃走。”我问大叔，我往哪里逃？大叔指着一条公路说：“向右走是南昌九江，向左走是抚州南丰县。南昌九江的是大城市，国民党兵很多，单身男孩被他们抓去当兵，充数骗上奉的军响的现象很多，走抚州南丰县比较安全，千万不能回自己家连累父母。”他说完话后就很麻利的把身上的一件烂衬衣脱下，包上十多个红薯递给我说：“带在路上吃，你先在高粱地里躲两个小时，天一黑就逃走，千万要记住向左走。”我双膝脆地向大叔叩了三个头提包就窜

进了高粱地。农历九月份的天气，六点多钟就黑了。在没有人注意的情况下，我上了向抚州南丰县的公路。走了一夜，在第二天早上六点左右我到一个叫界山岭的地方，肚子饿了，就在一个红薯地旁边吃红薯，当我吃得津津有味的时候，一个大伯手拿一根很粗的棍子朝我走来，说我偷吃了他地里的红薯，提起棍子就要打我，我申辩说：大伯我没有偷你地里红薯，是我自己带的，大伯解天我包袱细看了一下发现红薯皮上没有新土，红薯的皮色也和他地里的皮色不一样就放我走。当天下午我到了抚州，听人说抚州离进贤县有一百五十多里，我想祝半天不会派人到这么远来抓我。就在白天沿着公路快步向南丰县走，160公里的路程走了一夜三天。到南丰县，我没有钱住不起旅店，就住在一个破烂没有香火的社庙里，社庙旁边一个卖粥的小店，小店有一个7、8岁小孩子看着我吃红薯就流口水，我就主动的给了他两个，他拿着红薯就往店里跑告诉母亲，母亲问他是谁给你的他用手指着我说：“是那个哥哥给我的。”店老板热情地问我：“你是哪家的娃仔到这里干什么？”我是临川县江弯杜村人，来这里找事做，我很诚实地告诉他，并把我所剩下七个红薯全给了他小孩吃，这七个红薯救了我，他很热情地对我说：“听说一个姓熊的打铁的老板要招伙计我带你去找他，条件你们商定。”到熊老板店时，他装模做样的说：“我不需要人。”接着粥店的老板娘给我说了很多好话，他才说“我要学徒，不要伙计。”又问我：“你打过几年铁，技术怎样？”我说我没打过铁。“那你从头开始学徒。”我说行。“学徒有学徒的规矩，你懂吗？”我说懂。“那你明天来上班。”

熊老板用学徒的条件是：三年之内，只供饭吃不给工钱，三年期满每年二百斤大米工钱，在学徒期间每天必须做好三件事：（1）五点起床，开店门搞好卫生，发好炉子，做好一切开工的准备；（2）给老板老板娘打好洗脸水，盛好饭，端好茶；（3）给老板娘烧洗澡水、倒洗澡水、洗衣服。前面两件，对于一个做过四年多下等人来说，可以忍受，给老板娘烧洗澡水、洗衣服，对一个半大不小（我已经15岁）的男孩来说，是一种污辱。这个老板娘身高一米七五，体重一百九十多斤，外号“象婆（母象）”。上衣像蒙古族小账蓬，下衣像两条长米袋，洗她一身衣服比打铁还累，内衣更是脏不可言。条件刻薄，人格受辱暂时忍之吧。上班的第二天，我就被熊老板打了一个重耳光。原因是我给老板娘倒洗脚水，没有端稳泼在地上，也泼在熊老板刚买来穿在身上的新衣服上，他就给了我一个下马威。

解放前夕，南丰县兵匪成灾，帮派林立，为争夺地盘，互相残杀。苛捐杂税多如牛毛，除了放屁不交税外，什么都要交税。人们为求得过上太平日子，卖完家里贵重物品，筹足金钱向帮派头目交保护费，不交足钱，生命就难保。南丰县最大的土匪是何柳水、何柳青兄弟二人，他们有一千多条“汉阳”造步枪“单打”步枪和两千多件长矛大刀，土枪土炮武装四千多匪徒，横霸方圆数百里。

我的老板熊发根，为了自己的铁器店生意兴隆发达，要土匪多买他的长矛大刀，匕首等杀人铁器，百般地讨好二何匪首，尽他母亲做60大寿之机筹足重礼：两根金条、金银首饰、玛瑙玉器等先用一个精制的小盒装着，再用生了锈的铁皮盒子做外包装，用锡焊死，迷惑外人。（这些东西我事先一点也不知道，到了土匪家，他的总管拆包验收，我才看见）

老板把这些东西装在两个竹篮里，上面放了一些多年没有卖完生锈的菜刀、锅铲、火钳、火铲、火钩等农民日用的铁器做伪装，叫我不要洗脸，穿上平时打铁的烂衣服，吃完早饭八点钟把这个篮子挑去太路原何司令（土匪头）家，千嘱咐万嘱咐篮子里的东西不要翻动，不得有闪失。在路上不要和任何人说话玩耍，到何家拿回收条就回来。

南丰县到太路原有45公里，要翻越一座海拔一千米高的鸡公山山脉，是一条怪石奇异崎岖蛇形小路，穿过阴森可怕原始森林，豺狼虎豹，伤人吃人的事月月有发生。做生意访亲友都是早上太阳出来很高，结伴而行，到下午三点钟以后就很少有行人。这条路，过去我给熊老板卖铁器走过几次，沿路的凉亭、山洞、山泉等休息地方都比较熟悉。早上七点我草草地吃了两碗饭就从南丰县城出发，过了抚河进入山区远远看到五男二女，男的挑着香笼，女的提花篮，他们穿着整齐，好像是提亲下订礼的在前面赶路，还有两个卖山货的农民结伴而行。我跟在他们后面隔着十几米的距离，他们走我也走，他们休息我也休息，大概走了20多里路程到了黑猴洞凉亭，刚坐下来休息，突然来了20多个国民党伤兵把我们围着，一个腰插手枪，穿泥子衣服的军官下令把五男二女和两个农民的东西抢光，并把他们抓去当挑夫，一个伤兵走到我跟前看了看篮子的铁器，拿了两把生锈的链刀剃了两根树木棍作拐杖，又看看我这个人，当时我是15岁未成人男孩，因缺少营养，脸黄肌瘦，个子矮小，加上一身脏衣服，黑脸膛，弱不禁风的样子，看了一眼就没理我。可怜两个女的就惨了，被四五个伤兵拖到凉亭背后轮奸了，她们尖叫声哀求声久欠响在我耳边，我抓紧时机拼命向前跑离开

了虎口（后来听说这 20 多个伤兵是在福建建宁县被解放军打垮，逃过来的）。

下午五点多钟到了土匪家，土匪家的总管用钳子扭开盒盖，验收后，写了一个收字，叫我拿回并冷冰冰的说了一句“司令家不留外人，你自找住处。”

土匪家离大路原镇还有九里地，天已经断黑了，我到哪里去住？正当我愁眉苦脸举步艰难时，有一个老者问我：“么崽你发什么呆？”我给何司令送礼，天色已黑他家不给我住，我是一个小孩怎敢走九里夜路去大路原镇住客店，再说我身上无分文，店家不会收我。“是呀！何司令家不许住人外人，就连村寨里都不能住生人，我是这里的更夫，昨天接到镇政府禁山通知，说是从福建省建宁过来两只一公一母的大老虎，已经咬死几条耕牛，还抓伤了几名护林队员。”我一听心慌意乱，深山老林，举目无亲，逃过兵灾又遇虎险，今晚如何度过，我求老大爷给我想一个办法。大爷寻思片刻的说：“住在村寨里不可能的，违反何司令规定是要杀头的，要不你到离这里三百米的地方有两排猪、牛舍，一排是关猪，一排是关牛，你在牛舍顶上住夜，第二天天一亮你马上离开这里。”猪舍与牛舍是面对面的，中间有一条 10 米多宽的通道。牛舍是用山石混凝土切成厚墙非常坚固，舍顶是用很粗的园木铺的楼板，板上垛叠一大堆稻草像一个大蘑菇，楼板中间留有一个 50×50 的洞。牛扬起头来就能吃到稻草，虽说一个月不来人喂牛，牛也不会饿死。猪舍也是用没有加工的粗大的树干用马钉钉死，树干与树干相隔 20 公分距离，做成四米×五米的长方箱笼，笼与笼之间隔二米，可能是各家各户互不干扰喂自家的猪吧。猪舍顶上铺有厚厚的避风防雨的芦草。我选择住牛舍顶上的稻草垛上，但是牛舍靠山脚很近，垛草堆四周无墙无栏杆是稍平的，要是老虎来了，不费吹灰之力，就会把我像小鸡一样叼走。要想办法，不能坐着等死。我把稻草垛打一个深一米多 50×50 的圆洞，身子在洞里，头向外面，一观察外面的情况二可呼吸新鲜空气。为了更加保险，我找来一付农民耙田的耙，耙的结构是前后两排，前排是九个铁打的耙刀，后排是 11 个耙刀，经长年的耙田破泥土，磨擦成了锋利的尖刀，把耙的背面朝里，耙刀朝外堵着洞口，手中还拿着一把铲牛粪的铁锹，就是被老虎发现要吃我，那也要费很大的力气。一切防卫工作做完后，我就把头伸在洞口外休息养神，不敢睡觉。

大概在 12 点钟左右，听到后山轰的一声响，一股强风卷着树叶，像雪花一样落在猪舍顶上和通道间，我定眼一看吓掉三魂七魄，一身冷汗，两只大老虎围着猪舍打